

楊柳寨



杨 柳 寨

何 祚 欢 著

中国曲艺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北京

杨 柳 寨

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447,000 开本 787×1092毫米1/32印张21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1——10,500 册

书号: 10227·097 定价: 3.35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取材于抗日战争革命历史故事。作品通过敌、我、友三方斗争场景的细致描绘,从一个侧面生动地表现了抗战初期地跨鄂、豫两省大洪山区抗日军民的斗争风貌。情节曲折,人物鲜明,语言极富地方特色。

目 录

第 一 回	杨家湾比武结仇怨	2
第 二 回	黑松林投宿撞祸殃	25
第 三 回	熬大汉迷途逢歧路	48
第 四 回	勇书生赴任遇危难	66
第 五 回	酒肉兵涣散报国志	83
第 六 回	唇舌阵弥坚抗敌心	105
第 七 回	虎口垭一战定军威	122
第 八 回	万鹤龄双“杰”构密约	142
第 九 回	兴恶风三老告刁状	157
第 十 回	挽危局单骑踏险途	167
第 十 一 回	错中错计赚陈铁虎	178
第 十 二 回	枝外枝愤阻张道明	190
第 十 三 回	平风波“小点子”陈情	202
第 十 四 回	造变乱“江湖客”引线	212
第 十 五 回	定方略亲疏顷刻现	229
第 十 六 回	比武功真假顿时分	241
第 十 七 回	杨梅溪尽泄一腔火	263
第 十 八 回	芦金龙巧使两只船	281
第 十 九 回	两虎将陷敌斥反叛	300
第 二 十 回	一苦女念亲说相思	318

第二十一回	怀旧故友空悬望.....	333
第二十二回	苦恋归客骤惊心.....	349
第二十三回	昨日恨积今日仇.....	364
第二十四回	昔时情作此时怨.....	381
第二十五回	母女同心挽娇客.....	395
第二十六回	父子各善用奇谋.....	413
第二十七回	杨三险地救“难友”	430
第二十八回	周浩他乡遇“故知”	445
第二十九回	数年积怨翻恨海.....	459
第三十回	一朝快语种祸根.....	476
第三十一回	营长大闹刘家河.....	492
第三十二回	司令秘访杨柳镇.....	508
第三十三回	轻敲一记开锣戏.....	526
第三十四回	重触半生沉沦心.....	545
第三十五回	良医亦有良相志.....	567
第三十六回	憨才自存憨人胸.....	583
第三十七回	恨意何能识诚意.....	601
第三十八回	他乡权且当醉乡.....	616
第三十九回	宝局单双谁测命.....	630
第四十回	战场成败我知兵.....	648

发生这个故事的大洪山区，地跨湖北、河南两省交界之处。西汉末年，这里曾是著名的“新市兵”农民起义领袖王匡、王凤的发祥地。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中，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大洪山人民再次奋起。其中有的一经变化便再度沉沦，有的则在保卫祖国的战火中，努力地寻求着光明……

第一回 杨家湾比武结仇怨

地处湖北、河南两省的大洪山区有个山村，与有名的高山险寨杨柳寨只隔一道牛背岭。村名杨家湾。

杨家湾有个杨二寡妇，是杨氏家族中辈份最长的人之一。因为家穷，有些好事之徒就在杨二叔死后给她取了个“二寡妇”的绰号。胆小的还当面喊声“杨二娘”，胆大的就直呼其“二寡妇”。也因为穷，杨二寡妇家是亲朋来往少，门前脚步稀，除了麻雀常做客，就再也没得人来往了。

不知从何日开始，杨二寡妇家门前冷落的情形突然有了变化：远远近近的青年后生，有事无事总爱来坐一坐，有抱起土壶就喝茶的、拿着瓜瓢舀水的、拿件衣服来求补的、完全无事闲聊的……日子一长，明眼人看出来了，这些青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打杨二寡妇的姑娘杨华芸的主意。

杨二寡妇前后生了六个儿女，活出来的只有女儿华芸和儿子小二、小五。一家四口，勤耕苦耘，在这蓬门荜户、单家独屋里，过着勉强温饱、相亲相爱的平静生活。

本村有个青年叫蔡黑子，只因父母早亡，十四岁就租种家在本村的县太爷杨梅溪的佃田，独力支撑他那风雨飘摇的门户。杨二寡妇是黑子父母的生前友好，所以对这孤儿百般照看。每当岁月艰难，杨二寡妇野菜自充饥、糠米抚姣儿的时候，能当饭食的东西总有黑子的一份。蔡黑子深感杨二娘的

情义，稍稍长大，便在田畈劳动之余，帮着她家做一些挑水、劈柴的粗事，破篾编筐的细活。不知这蔡黑子是继承了爹娘的好筋骨，还是吸收了野菜的好营养，随着岁月的流转，竟长得健壮、高大，气力惊人。那华芸姑娘更是应了“女大十八变”的老话，一变晶莹澈亮，二变体态轻盈。哪怕她出门见人低头过，也总免不了惹得一班青年眼馋心痒。正是：

好花并无引蝶意，

花香却教蝶自来。

然而华芸并非那种浅薄的姑娘，她自有她的主张：几年来早晚相处、无语的交心，使她深深地爱上了老实憨厚的黑子。不为买田置地的向往，不为升官发财的追求，只为着她相信只有黑子才会把她当人待，不论是如花似玉的现在，还是容颜衰老的将来。

精明的杨二寡妇，早已看出华芸对黑子的倾心，黑子对华芸深沉的爱慕。她自知门楣低矮，从不想攀高门。黑子虽然穷而且憨，是她看着长大的，伸手摸得到心，不会象别人那样，对待女人就象穿衣，新来时穿出摆阔，破来时拿去揩脚！但是，不明底细的青年们，不管是出于对华芸的贪恋，或是爱慕，或是好感，反正是向着她家涌来了。如果让这种情形延续下去，那不但会坏了华芸的名声，而且会闹出无尽的风波。杨二寡妇不得不把原来准备过几年再说的话，拿到眼下来说。她巧妙地向人宣布：华芸是早已有了人家的，黑子与她家是通家之好，黑子就是她家的姑爷。

那些为此而来的青年，哪个对这又不敏感？于是，老实的从此不再登门；聪明的，干脆跟蔡黑子、跟华芸那成了人的兄弟杨小二交上了朋友，表明他们本不是为华芸而来；只有那些

轻浮子、浪荡哥，明着不来，暗地却不死心。但不管怎么说，杨二寡妇家又恢复了素日的平静。

谁知好事多磨，这平静的生活不久又受到了威胁：黑子的东家杨梅溪当上县长以后，请了两名看家的教师爷。其中年轻的那个叫刘金亮的，竟打起了华芸的歪主意！

刘金亮本是个富家子弟，年少时便是“情场猎手”，虽不懂吟风弄月，却惯于低眉求欢。为了防备拈酸吃醋时挨打，学了几手拳棒。他善于用左手掩护右手进攻，被称为“单手铗”。后来，刘金亮家产荡尽，倚仗这点手面功夫，在长江边一个小集镇上说真方卖假药，当起了“骨科郎中”，算得上那一方的坐地虎。两年前，有一对跑江湖的夫妻到那镇上卖大力丸。刘金亮恼恨他们“行客不拜座客”，就去冲了场子，高低要跟人家比武。那对夫妻再三赔礼，依然无效，只好咬着牙“陪刘师兄练练”。双方讲定，各打三拳，倒地者为输。人家主动让刘金亮先打，出面的竟是那女人！刘金亮拿出吃奶的力气，朝那女人左右乳和心窝各打了一拳。尽管这拳打得既下流又毒辣，那女人却笑咪咪承受了。刘金亮以“单手铗”上手都不能取胜，晓得这女人功夫不凡，未免怯胆三分。然而话已出口，想收也晚了，只好运足气，等着挨打。那女人试出对手功夫平平，便自找台阶，以息风波：“刘师兄，同是江湖人，不必认真，不打了吧。”刘金亮未能取胜就嫌丢脸了，再受敌恩典，日后何以立身？他咬牙说道：“莫得了便宜卖乖！我只用了三分劲！打！！”那女人说声：“站好。”轻轻举拳，向刘金亮胸口发来。刘金亮见这拳头绵软，不免高兴，谁知拳一上身，变作千钧之力，他脚根摇摇，浑身抖抖，一声没来得及哼，就仰倒地上！那女人见此情景，不但没有露出得胜者的骄矜，反而诚惶诚恐地拿出一点药

来求和：“刘师兄，多承抬举。出门人送你三粒丸药、两帖膏药救救急。”

这一手打去了刘金亮坐地虎的威风，还把他的饭碗都打缺了一大块：堂堂骨科医生，如果医不好自己的伤，今后还有鬼上门！刘金亮吼道：“哪个要你的药？你跟老子……滚！”人家是“滚”了，教师爷刘金亮可是连爬都爬不起来了。只等到众人一哄而散，这对夫妻扬长而去之后，他才在别人的扶持下挨了回去。连着吃了自开的两付药，病情不但没好，疼痛反而加重。他不得不求人打听那对夫妻的下落，把他们请来救命。这一来，他的伤好之日就成了开溜之时。小镇上站不住，只得跑向山区。

由于一次偶然的机缘，他认识了本县县长杨梅溪，应聘当了县太爷家的第二位教师爷。

刘金亮虽然已是他人门下的食客，但本性难移。到杨家湾不久，他就跟这里的一班轻薄子弟裹到一起，与杨柳镇几个浓妆艳抹的女人打得火热。当他玩腻了的时候，他的那班兄弟马上把他的注意力引向了杨华芸。

开始，刘金亮以为那些人是指山鸡为凤凰，借机耍笑他。等到受人指点，远远地偷看华芸之后，他就有点食不甘味、夜难安枕了。早早晚晚，总要找借口到杨二寡妇家的门前屋后转上几转。他的几个难兄难弟都有过类似的经历，料定刘金亮会害单相思，约着暗地“吊线”，要看一场好戏。

一天傍晚，刘金亮又走到杨二寡妇家门口。恰恰这时华芸端着盆子到门前的池塘去洗衣裳，跟他走了个当头碰。刘金亮前几天远远地看了这姑娘就害了几天的病，现在当面碰见，更感到浑身不自在。他半生寻花问柳，还从没见过这样的

姑娘：不过是粗布家作衣，自制布底鞋；脸不搽粉，衣未刺绣，却怎么看怎么合适。刘金亮只觉得浑身热烘烘，两腿颤颤神。一双眼睛看定华芸，看得转不过弯，顾不得四周是否有人，闪身跟在华芸身后。等不及走到池塘边，他语不成调地开了腔：“姑姑姑娘，十几、几了？”

华芸烦透了浪荡子弟的歪缠，习惯于低头不语。对涎皮搭脸的刘金亮，她当然报以沉默。

刘金亮以为这个姑娘是假充正经，急忙走近，把手搭到华芸的肩上：“姑、姑娘，我在，问、问你的话呢。”打算顺手一搂。

华芸气愤地推开这手，继续往前走。刘金亮正想再缠，却不料身后有人吼道：“我在问你的话呢！”话到手也到，刘金亮只觉得右脸盘上重重地挨了一巴掌。眼前金花未散，耳中鸣声未停，刘金亮就想转过头去，看到底是哪个敢对自己动手。“哎哟？”想不到要从右边回头已经办不到了；后头的人用劲太猛，把他的颈子打闪了筋，他只能顺着劲朝左回头。“啊！”虽然是疼，总算看清了，打他的是华芸的兄弟小二。

扭筋归扭筋，教师爷的威风还是要要的。刘金亮横起眼睛要发吼，又觉得强直的颈子特别疼，结果狠话出口还夹上了疼话：“好！你把老子的颈子打扭了！你小心！”

这时，从杨小二身后不远处闪出了蔡黑子，抢上前跟刘金亮对着脸，吼道：“扭了颈子我来赔！”话音未落，黑子那芭蕉扇似的大巴掌直落到刘金亮的左脸盘上。“咔嚓”一声，刘金亮因无力反抗，心里暗暗一喜，心想这是因祸得福，扭了的筋正好回来。谁知黑子力气太大，未免有点矫枉过正，治好了教师爷朝左扭的毛病，却让别人落了个朝右歪的残疾！刘金亮正在丧

气，怒气未息的黑子一反巴掌又甩过来了：“咔嚓”，谢天谢地，反巴掌力气适中，刚好把刘金亮的颈子打还了原。

刘金亮的颈子可以动，心却寒了：好大的劲！要扭我的头也不费力哟！他砸过一次饭碗，学得聪明多了。暗想再僵下去只怕吃了亏还要丢饭碗：县太爷杨梅溪平日常露出“兔儿不吃窝边草”的意思，不愿家里人在这祖居之地公开露出凶相。刘金亮想到这一层，只得趁并无旁人见证之时体面地开溜。他一捂那伤痛的颈子，说道：“领教领教，后会有期！”在回去的路上，他还忍痛回头连看华芸几眼，看一下，疼一阵，念一声：“值得！值得！”——贱骨头！

从那以后，刘金亮虽然还舍不下华芸，但也不敢随意去招惹那可怕的蔡黑子，更不敢跟自己的饭碗开玩笑。过了不久，他的少东家杨三从省城学艺归来，使他越发害怕那件丢人显眼的事情暴露，出门进门，连捎带地朝杨二寡妇家看一眼也不敢了。

经过几天接触，刘金亮发现杨三比老东家杨梅溪好对付得多：杨梅溪强调“兔儿不吃窝边草”，杨三却巴不得在所到之处都打出个码头来。特别使刘金亮高兴的是，他发现杨三本身就跟蔡黑子是死对头！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杨三就是个打遍杨家湾的“小霸王”，自认为天下无敌手。十三岁那年一个春日，他独自到郊外放风筝，不巧风筝被挂到了树上。刚好黑子就在那棵树下挖野菜。杨三认出这是自己家的小佃户，便命黑子上树去取风筝。不想黑子跟别的娃娃不同，从小就认理不认人，见少东家呼喝，他把眼睛一翻，转身就走。杨三见小佃户如此不驯，马上连训带唬。谁知蔡黑子仍然不服，三下两下就把少东家打翻

在地。杨三吃了亏也长了智，明白了一条道理：当别人不愿向他爹低头的时候，他这个小霸王就不一定没得敌手。于是他向杨梅溪苦苦哀求，终于请到一个走江湖的，教了他两年武功。杨三以为艺业惊人，送走师父后首先就去找黑子报仇。谁知教他的是个“三脚猫”，教出的徒弟就只能是“瘸腿狗”，一碰到人高马大的蔡黑子，又一次败下阵来。

这时杨梅溪在县里政界混得很不顺手，儿子遭此败绩，对他又是个很大的刺激。他痛感“水浅难养蛟龙”，有必要走出杨家湾，走出这个县的狭小天地。于是他带子离乡，携款赴省。在省城，他通过少年时同学的关系，金钱的神力，结识了一批政界朋友，谋得了本县县长的职务。杨三则在省城一住六年，在一位“国术家”家中练艺，学得闪展腾挪的手段，拳打不伤的功夫。

杨三艺成归来之日，他的爹已经当了两年县长。远远近近，攀龙附凤之辈，帮闲讨好之徒，都来巴结。他家里堂中客常满，樽中酒不空，与当年相比，更是另有一番风光。这种门庭显赫、一呼百诺的情景，促使杨三再找蔡黑子一试身手，以报前仇。

刘金亮摸清了这些内情，心有所动，也想报“扭筋之仇”。心想，如果能激发杨三借比武抢到华芸，那就可收一箭双雕之利；借杨三之手为自己报仇，可能还得便占些便宜。于是，在一次纨绔子弟的酒宴上，当众人怂恿杨三与蔡黑子比武时，他显出棋高一着的神态说道：“依我看，少东家把姓蔡的打死也并不有趣，你是武术名家弟子嘛。要是打得他赔了老婆才过瘾呢。少东家，你见过那个华芸吧？”

“好！”轻薄子弟们一听，顿时精神百倍，都劝杨三与蔡黑

子打架时，拿那如花似玉的华芸打赌。

杨三听了，虽然动心，但也不免犹豫：“嗨！杨华芸怎么不得了？黄毛丫头！六年不见就变成天仙了？再说，按辈份她是我的姑姑啊。”

刘金亮不让少东家犹豫，加油加醋地说道：“少东家，女大十八变哪，你没见过那水灵灵、嫩汪汪的样子！先看看吧。看得中，打赢了就要；看不中，打赢了就说‘不要这丑货’。姓蔡的不羞得撞墙我不姓刘！”

第二天早上，刘金亮带着杨三，隔着门前的池塘偷看华芸。这时，华芸正在门前晒衣服。由池塘这边看去，那远近交迭的景象，在杨三眼里完全变了：脚边，清澈的池塘好象突然与远方天际的白云相接，飘飘渺渺，把华芸托上高高的九天。而华芸抖动衣衫的动作，恰似云中仙子在抖动轻盈的水袖。杨三看不清华芸的面容，而又看得见那优美的体态，感到了一种酸、甜、苦、辣互相交织的滋味……

华芸晾好衣服进屋去了。杨三眼里的白云也回到了脚边，一切都回复到原来的样子。杨三的心却随着那飘然而去、倏忽不见的游丝，飞到了池塘的那边。他呆呆地站着，望着。杨三在省城，有时看见打扮入时的妙龄女郎，尽管在行动上有所师父的严命管束，但他却免不了心生妄念。今天华芸给他的却是一种高洁、晶莹的美感，使他产生了一种温馨的向往，反而不怎么想用打斗来得到华芸了。

刘金亮一见杨三魂不守舍的样子，晓得少东家的“病”已经上了身：“怎么样？值得你出一回手吧？”

杨三答非所问：“上门求……求吧，她又是长辈！”

刘金亮想，怎么？想来文的了？哼！只要你愿上门，想不动

武也由不得你！先把你赶上阵再说，“少东家，想成就这门亲事，就管不得那么多！”

“那也是的。”

“姓蔡的为啥事得那姑娘的喜欢？还不是去去来来越说越亲热的！凭你家这样的财源，这样的声望，笑着脸进门，举着钱说话，未必还比不上蔡黑子？”

这样一比，杨三的横劲就又上来了：“我比不上他？我不凭动手！我也跟华芸谈个亲热！”

刘金亮心里说：你是个动嘴的角色吗？只要你肯进那道门，老子不叫你们打起来才怪！表面上呢，还是顺着说：“对，先礼后兵嘛。”

接着，刘金亮殷勤地为他的少东家作好了见面准备，买好见面礼物，两包茶点，一段衣料。他选了一个阴雨天，看准蔡黑子、杨小二外出做活，杨二寡妇母女在家，便带着杨三进了华芸的门。

杨二寡妇见从未上过门的县长公子来访，拿着东西又带着教师爷，料定没得好事。为了筑好防线，她明知自家穷而被人忘记了应有的辈份，却十分得体地摆出长辈的谱来，以上视下地对杨三道：“哟，是小三？你看，都长成大人了？今天是怎么风把你吹来的？快坐快坐。刘教师，你也坐。”

杨三既然打定主意，以笑脸取人心，人家摆出长辈的谱，他就不敢不认帐。他一边坐一边规规矩矩按着辈份说话：“二婆，嘿嘿……我几年都不在屋里，回来又一直不得闲，今天来看下子您家。”

刘金亮是个无话找话的老手，接腔说道：“二婆”——他比杨二寡妇小几岁，喊二嫂最合适，但不行，少东家喊了二婆，他